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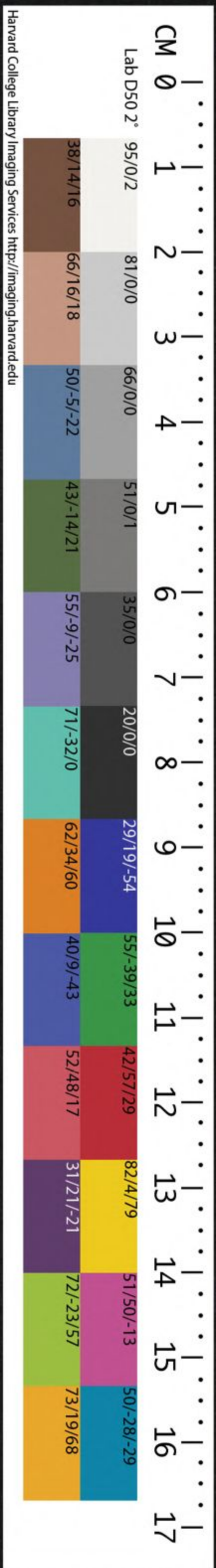
T25607/7232(5) 魏 魏

三國策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0 1960

七六之





鄧太史評選三國策卷之六

汝郡方叔劉宣化述

金陵龍泉唐廷仁校

魏

齊王

諱芳字蘭卿。叡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叡崩無嗣。立為帝。在位十四年。為司馬師所廢。

或為許褚  
題廟壁

帝詔功臣大司馬曹真以下二十一人配饗太祖廟。而許褚不與。或題其壁曰。有士如虎。委命真主。徐他作賊。心動目努。乃覺色變。卒格羶虜。潼關之後。獨留斷後。矢如雨下。

曹公諸將  
許褚最勇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卷之六



以樊噲  
日之卒不  
分一豆  
之祀於報  
之與未  
盡既而會  
殺其子雖  
以行法與  
死俱無憾  
也然亦可  
愴矣

王基論伐  
吳之後

沂舡反走。左手舉鞬，右手迎楮。公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力，突公欲取，瞋目眦之，憚不敢舉。出入左右，三脫公厄。公曰：樊噲不去其側，嗟爾有功，世食於國，大饗告成，介山道塞。帝見之曰：此必為虎癡言也。下有司議，會帝廢。既而子許儀從鍾會征蜀也，治道橋穿，陷馬足，為會所斬。魏人愈悲之，謂魏六祀不明，八議俱廢，欲國永存，其可得乎？

評曰：樊噲世侯於漢，介推不及其身，許褚有噲之功，受推之報，此英雄所以不平於魏也。至於許儀見斬，益足悲惋。策并叙其事，以見刑賞無章，未有不亡者也。

朝議欲伐吳，詔王基量進取之宜。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

是時君為  
贅旒，權出  
其下，司馬  
昭方有飲  
馬江漢之  
志，兵之出  
不出利，不  
利帝不淨  
而制之矣

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萬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我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也。於是遂止。

評曰：吳據三世之利，長江之險，魏武不敢逞其志，不獻



繼之臨江而返者數矣。方乃何人而敢議此。且國有強臣。權乃勁敵。師必無功。理所易曉。王基只料彼料已非。有奇謀異見也。

王基料孫權必不出

吳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揚州。刺史諸葛誕使羣下策之。皆曰：兵有聲實不中者。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權兵精運繼。恃其梟勇。故敢宣言北狩。此名實俱應者也。不可不備。獨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未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憂卒起。癰疽發潰。遺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權也。

兵有虛實。只緣

孫權揚聲渡淮。王基

便料必不出矣。先聲

奪人非權今日之事也

竟不出

評曰：諸臣之策皆實。實決事非知權者。安知權之出不出。王基此料是也。老權心事都已窺破。高枕待之矣。然則欲取人之國。攻人之城。慎毋為敵國之所窺可也。

丁謚說曹爽陰損司馬懿之權

丁謚說曹爽曰：太尉有異志。而其得民心。陳氏之禍。將見今日。不可以推誠委之。乃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太尉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實內損其權。而已得制其輕重。爽然之。表曰：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

於是既陰解其柄。便

當漸。圖

無度上下離心。而欲



以剛制柔  
以柔制剛  
未有能勝  
者矣

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者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於是帝下詔。其以太尉為太傅。如漢顯宗尊鄧禹故事。懿位尊於太尉。而諸事希復由懿。懿遂稱疾避爽。益陰思圖爽矣。評曰。老懿之奸。一發於何曾。再發於丁謐。謐此策小小耳。豈能逃懿之笑哉。加以爽粗疎之性。貪鄙之心。自託宗室為國大臣。人方弄於掌股之上。而置之俎醢之中。猶不自悟。不能上為國拔深痼之疾。下為身養壽命之

孫禮決清  
河平原之  
獄

元謐雖效忠。猶以杯水而救車薪之火也。必無幸矣。

太傅謂冀州牧孫禮曰。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莫能決。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往理分。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箠楚。墟墓遷徙不常。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止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詞訟。今圖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決也。豈待到州乎。太傅曰。是也。按圖當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曰。管仲伯者之佐耳。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圖驗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郗以馬丹候為驗。詐以鳴犢

引經斷獄  
據圖明界  
詞不煩而  
理自明紛  
紛何為哉  
故虞芮之  
爭不必待



文王後質  
成也二子  
亦足矣

河為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謂衆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按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弱不能勝其任也。爽終不聽。爽誅而界歸平原。

評曰：兩郡之界一界之爭，八年而不決，一朝而決之，可謂能斷大獄矣。緣他奉聖朝明圖，尋得一個搃頭腦，故所執為是耳。且其辨清河之詐，折曹爽之奸，引古証今，詞嚴義正，有古大臣風烈。

曹爽使李  
勝覘司馬

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將行，爽令勝往辭懿。且覘焉。懿見勝

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國恩，當為本州詣闕拜辭，不悟加

恩，得蒙引見。懿令兩婢交接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

飲，婢進粥，懿持盃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懿然為之流涕。

謂懿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舊風

疾耳，何意乃爾。懿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曰：年老沈疾

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君好為之，恐不復相見

耳。勝曰：當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

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曰：荊州非并州也。懿乃若微

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旨。今還為本州刺史。

史稱可城  
府深密言  
語不妄發  
今伴為荒  
語乃其所  
以為深也



叙司馬懿  
迷謬之狀  
曲盡形容  
史中之盡  
筆端之  
花

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  
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  
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嘆答  
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還報爽曰太傅言語錯悞  
口不攝盃患不可復濟矣爽以為然遂不為備

評曰爽之使勝覘懿也爽固未嘗忘懿也然使非其人  
適入其計老懿之奸把爽都牢籠焉何有於勝勝見其  
表不見其裏爽不知勝又安知懿宜其及哉天下皆智  
我獨愚爽之謂也衆人皆醉我獨醒懿之謂也

桓範說曹  
爽挾天子

天子朝高平陵爽兄弟從桓範謂曰總萬幾典禁兵不宜

幸許昌

範此諫可  
謂先殺胡

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納君者爽曰誰敢爾耶遂出懿果  
閉城門據武庫出屯洛水浮橋懿素憚範乃召範使領中

平日不為  
爽謀耶抑  
謀而不用  
也

軍範部下皆欲範應召範曰曹侯有急吾義當往且車駕  
在外吾必南出其子復止之不從乃突出平昌門門已閉

範之決計  
出也為曹  
侯耶為車  
駕耶急於

門侯司蕃故範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板以示之矯曰有  
詔召我蕃欲見詔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耶何敢爾遂開

赴義而君  
則次之毋  
乃私恩特  
厚耶即一  
出閱其智  
自見

門範出懿聞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驛馬  
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南見爽說爽兄弟以天子詣許

蔣濟既能  
料範又能

昌徵四方以自輔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曹義曰當今

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

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



料爽故情  
在其掌握  
往則克耳

說爽兄弟  
語之動人  
言者不可  
語以視聾

者不可語  
以聽豈不  
信哉

範至此具  
如之何只  
一處以明  
節耳

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爽視義義無言  
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  
如意今往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在食  
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反覆說終不從爽夜半投刀於地  
曰我度太傅不過欲我兄弟向已也我終不失作富家翁  
範笑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旋  
滅矣爽自歸罪請死帝乃還宮或說範使去範曰鹿生於  
山而命懸於厨範之命有所懸矣遂隨帝至洛水浮橋路  
望見範曰桓大夫何為爾耶車駕入宮有詔範詣闕待報  
懿乃收範於闕下時兵人持範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

義士耳遂送廷尉當時爽兄弟若用範策天下事未可知  
乃自歸命駢首就戮獸窮投棄其智短也

評曰桓範之計終是不濟爽懿不敵天子徒擁虛名不  
足號召天下挾天子以令諸侯魏武行之而效今以曹  
爽之才而欲行魏武之事非其人亦非其時也只是事  
勢窮蹙亦當思個萬一之計若束手坐視一籌不展何  
以稱智囊哉事至於此智無所施而况乎以智輔愚也  
何晏與管輅論易謂之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在  
晏坐曰君見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何也輅曰善易者不占  
晏笑而讚之以為要言不煩因請輅作卦知位至三公不

管輅談易



無德而居  
高位易之  
戒人無所  
不至故輅  
言獨切直  
開口皆是  
易何謂善  
易不占哉

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著鼻上驅之不去輅曰夫飛鶚天  
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棗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艸木敢不  
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  
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  
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  
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位為良天中之山也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其上位峻者傾輕豪  
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  
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未有損已  
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推文王六爻之旨下

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或謂輅子  
言得無太直乎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或謂輅狂悖不  
之信也後一年晏颺坐曹爽并誅乃服輅言

評曰輅所談皆進退存亡之道吉凶消長之理無非易  
者而謂其語不及易豈必陳卦列爻而後謂之易哉此  
晏颺二子所以不知易也輅豈止為二子譚爽而知此  
可無裘席之災而流負辰之譽矣惜也

李豐論曹  
爽司馬懿

猶足以制懿也許曰爽豈將不利於孺子乎豐曰不然國  
家有爽辟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雖有小損而完我囊

文奇而正  
喻切而雅



李豐憂國之情溢於詞表讀之令人哽咽末引謠語曲盡情態大奇絕矣

貯太傅辟之乳虎帖耳而媚養已者及其爪牙既成將哮而食人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魏命將移不出一紀吾不知稅駕之所也於是豐始有謀懿之意而當時有言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言其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機有似於游光也評曰以爽制懿猶以鼠制狸也李豐之識陋矣獨爽誅而權盡歸懿此則時事之可憂者李豐忠有餘而識不足君子取人之長棄人之短為忠義者張膽耳

夏侯霸料鍾會必反

夏侯霸降蜀姜維問曰司馬公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乎霸曰司馬公自嘗作家門彼方有內志未遑及外事

敵維中原之志此一言

也公提輕卒徑抵中原因食於敵彼可窺而擾也然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有膽畧精練策數終為吳蜀之憂但非常之人必不能為人用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蜀滅而會反皆如霸言

評曰維之所慮者司馬氏也而霸之所畏者鍾士季也是時司馬有事士季無權故維處偏弱之國決計大舉冀中原可窺而霸言之驗也卒之禍在於士季何霸料士季之審而料司馬之過也維之屢出無功使國內虛以至於敗則霸之由矣

王凌令狐惠廢立之

車騎將軍王凌督揚州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



錫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太傅之誅曹爽也。事權日歸。父子盤據。將不利於社稷。二人謀曰。吾二人受魏重恩。今主幼制於疆臣。若不更立長主。終無以制其命。而奪之權。楚王長而才。共迎立之。以興曹氏。計定。凌乃遣人告其子廣曰。主幼臣疆。王室日弱。楚王有智勇。立之。必能制懿。曹氏永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王字也。正應此謠。今吾舉事。汝當為備。廣報曰。凡舉大事。雖順天命。亦本人情。曹爽止以驕奢失民。動見斬戮。百姓安之。莫或之哀。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為。莫不必改。夙夜

楚王小字朱虎封白馬王王凌却為此謠所悞豈當時愛楚王者故為此謠以惑凌乎不知乃以成王矣

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舉須應時。勿為禍始。弗聽。愚遣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王亦陰知其計。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使未還而愚死。是時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又斗吳分也。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會吳人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其事告兗州刺史黃華。弘華以白太傅。太傅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大軍掩至百尺。偪凌。凌自知勢窮。慨然曰。吾不能生殺賊。死而有知。吾為國家報之。其年八月。太傅之疾也。果凌為厲。太傅乃窮治其事。

熒惑守南斗應吳喪也謬以為當有暴貴何其不察如此

雖敗而死猶有英雄之氣



王凌起兵  
初儘有氣  
魄後何損  
折之也  
司馬威力  
確一世矣  
一惑於朱  
虎之謠一  
亂於蒞  
之次不知  
迴翔審處  
再竟貪策  
立之功耳  
現廣不屈  
之狀及蔣  
濟之論可  
見凌父子  
其勇烈素  
聞也

賜彪死相連族者甚衆生縛廣麾下引見太傅以廣常有  
書諫凌先言不坐勞廣曰彥雲早聽卿言不反也廣正色  
對曰廣父非反也廣所以勸父弗舉者欲須時耳且太傅  
之意未可知也欲兩存之以觀其釁廣父不幸舉不當而  
敗廣父太傅之賊而曹氏之忠臣也廣太傅之忠臣而父  
之賊也賊父以求生廣不為也伏劍而死初太傅常從容  
問蔣濟凌父子何如人濟曰凌文武俱瞻當今無雙廣等  
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  
矣

評曰王凌忠悃所發不顧事勢怒臂當車以輕取敗其

才雖不足取其志則可哀也楚王貪天位而昧人事至  
於覆滅果何辜哉凌當時若用子計潛養士馬陰結豪  
傑待時而動君側之惡可除王室之顛復正乃不勝躁  
急之心闇於持重之計不度力量不料彼已未交鋒而  
授首使懿無復顧忌天下之心豈非輕舉之過乎子廣  
忠烈可追其父而智謀過之惜夫不信於乃父也

夏侯玄李  
一謀誅司  
馬氏

曹爽之誅也夏侯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燕居深念怏怏  
不得意李豐入見曰君侯何念之深也玄知其心在已曰  
社稷傾移將在旦夕安能嘿嘿而已也豐曰君侯海內重  
人帝室忝媿絳灌誅呂安劉正在今日玄膝前曰計將安



夏侯玄李

豈皆羨氣

所發不顧

利害以自

殉國可謂

忠矣然智

可淺短司

馬氏深根

固帝乃欲

一旦浚除

之此實害

之所以敗

而何進之

所以誅也

豈不惜哉

出豐曰豐身處機密息韜尚主弟翼坐擁大州有內外之

重韜前過皇后父張緝緝怒拔刀曰國賊不除臣之恥也

惟君所命玄曰張公有意事可濟也豐曰此大事不捷即

禍及宗今拜貴人大將軍必至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

因此便共迫脅而誅之玄曰陛下倘不從柰何豐曰事有

權宜若不聽信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豐又激說玄曰

君侯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

軍有嫌緝有才用又託椒房之重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

不為司馬氏所容此所謂騎虎背者也勢不得下玄然其

謀結盟而去

評曰司馬世掌兵柄大權在手李豐輩乃欲於默陛之

上不動聲色而誅之此掩目捕雀之計畢竟行不得有

行之而效者如吳誅諸葛恪孫琳皆不煩兵動衆然皆

君臣合謀故計行如流水必非獨謀私計倉卒所能辦也

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一見愕然交禮出無復入意婦遣

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婦曰是必桓元則也將勸使入已而

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不欲視其面婦捉裾留之允頓

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士有百

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

不好德何為皆備允有慙色然知其非凡婦也允為吏部

許允妻多

昔有新婦

三斧言而

皆當猶惜

其不宜斧

於新婦今



亦宜云

古今名言  
不謂出於  
婦女子之

料事之智

丈夫所難  
但聞變生

機非人情  
也若其早

見已不胡  
不為畫自

免之策刑  
乃其計全

二子亦自  
有算

選郡守帝疑其所用失次召入詰罪之婦跪出謂允曰明  
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卒用其指得釋允  
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婦曰吾其免矣婦曰禍見於此何  
免之有允與夏侯玄李豐善事未發而以他事見收竟如  
婦言允之收也門生奔告其婦婦坐機上神色不變曰早  
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乃移居墓所大  
將軍遣鍾會視之曰及父便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  
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  
又可數問朝事兒從之大將軍最猜忌二子卒免於禍者  
母之謀也

三國志墓所  
下作景王遺  
種會看若  
才藝德能  
及父當收  
兒以語母

傳嘏陳敵  
矣之策

以諸葛恪  
為足以立  
國則非知  
恪之深者

評曰婦人不問闕外之事而阮氏乃能預料其夫逆全  
其子可謂賢明矣在漢之時嬰陵二母知廢知興蓋超  
世無儔矣今阮氏卒女皆有先見蚤識為彤管美談豈  
非二母之流亞乎  
孫權死議者遂欲伐吳策各不同詔咨傳嘏嘏進策曰昔  
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  
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  
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戾忠臣誅及胤嗣亮宥以極  
是以宣文深建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  
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



乃其具陳  
三策左戰  
右守先靜  
後動不可  
謂非完成  
石畫也

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  
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  
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  
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在退守。設令  
列舡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  
十年矣。君臣偽立。吉凶共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  
之應。不可卒待。今邊關之守。與賊相遠。賊情重密。間諜不  
行。夫軍無耳目。校察不詳。而欲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為希  
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  
其策。最差。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奪其肥壤。使還耕種。一也。

有此七利  
行之三年  
士氣以完  
衆心以奮  
此越之而  
以得志於  
吳也。越小  
吳大小尚  
可以得之  
於大大不  
可得之於  
小手

奇策  
種

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  
遠設。聞構不來。四也。賊退共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  
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際時聞。計襲速決。七也。凡此  
七者。軍事之急務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  
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  
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歛重  
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  
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  
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  
斃。可坐笑而得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



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一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法明士練。錯計於萬全之地。振長策以禦之。則坐勝之數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畫。而行萬一不必全之途。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弗聽。興兵大舉。吳使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帝始惜。歟策之不用也。

評曰：日月無不照臨，國家不廢征伐。一於安靜，則明王無用武之時；四海無一家之日，願其人何如耳。以魏武強明不獻，繼業猶不能越江而逞。今君為贅旒，強臣執柄，內變將自作，外患將自生。烏在其入人之國，兼人之

土也。歟非能為深謀遠見，不過度其主之所能行，料其敵之所必致，此亦保國家安邊境之一策耳。乃自守之道，非進取之術。衰世之規，非盛王之軌也。

虞松解東  
西之急

吳諸葛恪圍合肥，而蜀姜維亦出圍狄道。東西告急，司馬師憂之，問虞松曰：「吳蜀作難，二方多故，而諸將意阻，將若之何？」松曰：「王勿憂也。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王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

凡戰之道  
在審敵情  
吳懼不戰  
蜀慮無援  
援以持之  
挫其銳師  
急以追之  
微其歸道



二國安得  
不鮮而散

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而恪久攻不下。遂引兵還。皆如松所策。

評曰：孫權既死，諸葛亦亡。為二國計，歛境息民，繕兵積穀，待河之清，有何不可。乃同舉俱發，無歲不然。國小後勞，師老財匱，自斃之道也。魏雖多事，國大而賦多，權一而慮精。一魏足以支二吳，蜀勞逸既殊，饑飽亦異，不戰而勝負分矣。惜乎維輕恪躁，不足以語此也。

傳據料諸  
葛恪必不  
敢渡淮

恪有中原  
之志，但國  
小兵少，欲  
以此徑行  
中原，無異  
於蹈虎口  
耳。恪非憤  
憤者，故其  
不出可料  
而知也。

東關之役，諸葛恪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士皆恐，曰：請備諸傳，據曰不然。淮海非賊輕行之路。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東向淮南耳。賊喪元帥，上下憂危，恪受遺輔政，志在保守江東而已。無窺中原之志。且大軍一動，恐生他變。恪豈不了此乎。恪果圍新城不克而還。

評曰：天塹之險，天限南北。吳之不能越淮，猶魏之不能渡江也。軍有聲實不中，亦有恐喝相傳，不可不察。恪雖有乘勝之威，不能無內虛之慮。故據料之，而中非難知。



若陰不可方物者也

鄧艾料諸葛恪必見殺

諸葛恪欲乘勝而北。諸將皆言恪秉國權。非建大功。無以服眾。當嚴以待。鄧艾言於司馬公曰。愚竊料恪且自不免。柰何欲圖人建大功也。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不於此時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之下。戰勝則力疲。不勝則軍覆。盛氣而出。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盡忠。而有鴟夷之禍。吳起竭命。而有枝解之禍。商君畢慮。而有車裂之禍。樂毅下齊。而有走趙之禍。此四君者。皆異任而同禍。主沒而身敗。况恪才非

恪秉政日淺人心未附累出大帥使國疲於奔命必敗之道也艾料之審矣君子謂艾長於料人只一語含蓄許多

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立而待也。恪歸果見誅。君子謂艾可謂明於料人矣。

評曰。東閩之勝。識者皆知。恪之不終。蔣延爭言於再舉。張嶷致書於同器。蓋徒知太平之畧。亂繩當割。不知小國之理。烹鮮可虞。身在危疑之中。神馳千里之外。猶人氣息奄奄。尤強步健武。以示有餘。不覺其仆隨之者也。

陳泰待姜維之計

姜維率眾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而別聚羗胡寇。逼諸郡。征西郭淮謀所以禦之。陳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羗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



維之出也  
以趙城為  
根本以羗  
胡為遊兵  
本搖於內  
兵散於外  
維雖智無  
所措其手  
足矣豈天  
不欲與漢  
耶何維之  
卒不得志  
也

之地也。淮從秦計，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  
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  
來救，出自牛頭山，正與秦對。秦曰：兵貴不戰而屈人，今絕  
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將各堅壘，勿與戰。遣使  
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  
并取。維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之上。維懼遁走，安等  
孤縣，遂皆降。秦卒代淮征西。

評曰：致維走維，雖秦之策實，淮之謀，淮受厚恩，為國大  
將，國祚將移，莫有挽回之計，獨於却蜀不遺餘力，既不  
能燃漢灰於既冷，又不能保魏社於將移，其人勇略不

陳泰走姜維

足取也。文欽欲扶魏室，貽書鄧淮，書未至而淮已死，吾  
以為即不死，必不能效忠盡命者也。

維之出也  
欲依城自  
立然後左  
攻右擊任  
其所之無  
不如意故

洮西之敗，王經還保狄道。姜維乘勝圍之，鄧艾白陳泰曰：  
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太甚，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  
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  
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  
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  
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  
險自保，觀釁待敵，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  
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



失之類也  
欲收之狄  
道耳秦言  
不乘勝東  
向乃預兵  
堅城之下  
為失策此  
詭說也不  
然狄道胡  
不可捐而  
必救之也  
維得狄道  
秦之深憂  
故救之其  
速

深壘控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若維以戰克之威進  
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羗胡東爭關隴  
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控峻城之下  
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形異縣軍遠僑糧穀  
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  
勢也洮水帶其表經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  
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至狄  
道維知救兵至恐秦等要其還路遂遁城中將士汗出經  
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

評曰維以乘勝之兵預於堅城之下誠為失計然維兵

不過萬直抵中原自往自來如行無人之境又為維難  
之不若攻破狄道猶可依城以全雖未卒計而走亦足  
以張英雄之瞻復仇之師雖敗猶榮况以勝返乎

高貴卿公九七章

諱髦字彥士丕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帝之廢也以

太后令迎立之在位七年為司馬昭所弒

太后欲立  
長主以制  
司馬  
小宗大宗  
許多含蓄  
諦視投壘  
許多慎重

司馬師既廢帝欲立彭城王利其少使使者請璽綬於太  
后太后以高貴卿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有文帝之風必  
能安國家乃對使者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  
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卿公者文皇帝長



鍾會之對  
未免太過  
然其拔刃  
登車正詞  
討罪事雖  
無成義則  
不辱加以  
沉替豈至  
如此嗟  
士季柳有  
以窺其微  
矣

孫明皇帝弟之子。於禮小宗有後。太宗之義其詳議之。師  
乃更召群臣。以皇太后教示之。群臣議曰。禮太宗無嗣。則  
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卿  
公宜承正統。以嗣烈祖。乃定迎高貴卿公。是時太常已發  
惟待璽綬。請於太后。太后曰。我見高貴卿公小時識之。明  
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也。高貴卿公至。太后諦視之。乃  
授璽綬。既立。大將軍問鍾會曰。上何如主也。會對曰。才司  
陳思武亞太祖。大將軍乃悔不立彭城王。  
評曰。彭城幼而高貴長。太后欲立長主。以為或足以制  
師。此其微意耳。師不及逆太后之旨。又幸於太常之議。

鄧艾料姜  
維必出

故率意立之。及聞鍾會之論。而大悔。師之本心盡露矣。

鄧艾既解狄道之圍。議者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也。艾

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

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

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二也。彼以

舡行。我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祈山。各當

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羗穀。若

趣祈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

之。維果向祈山。艾已有備。乃趣南安。據武城山。以相持。維

與艾爭險。不克。其夜趣上邽。艾與戰於上谷。維雖數出。皆

易教必亡  
有備無患  
雖以孤軍  
深入驕者  
視之無異  
於車車獨  
行也而艾  
畏之獨至  
慮之獨深  
此其所以  
能却維而  
走蜀也



不能出艾之料也。

評曰維輕兵深入進無所乘退無所保艾亦雄士而畏維之深者維誠膽畧過人鮮當其銳而惜乎其兵少也魏力有餘列柵而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備卒不得志豈非天不欲興漢耶

母丘儉文  
欽謀誅司  
馬師

欽起兵時  
意甚激烈  
後乃顛預  
耳

母丘儉感文帝之顧命欲匡輔王室司馬在執朝政陰欲圖之知文欽有意厚結之欽亦感激投心無貳會有慧星數十大西北竟天謬應曰此亡司馬之占也遂定計勒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軟血而盟曰師有無君之心天下所知吾等受國厚恩

突入儉欽  
二子文便  
奇絕且見  
二公有子  
也

旬為大將  
軍所忌如  
此竟不能  
佐父成功

豈忍百年社稷陰移賊手今以太后詔稱兵內向誅除奸臣興復曹氏有不如盟者鬼神共殛之乃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而西至頃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屯汝陽欽中子倝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倝率將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倝退欽亦引還初齊王之廢也儉子旬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輕覆而晏然自守將遺四海之憂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為人也及儉起兵問旬在不來無能為也欽敗遁走儉聞欽戰敗眾潰為亂兵所射殺而欽亡入吳欽遺



豈非天子  
已了儉業  
却入儉遺  
郭淮書便  
有變化且  
見欽捲土  
之計未常  
志也

郭淮書曰。大將軍與太傅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和。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為痛心。公侯時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亦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其追恨。太傅既亡。子繼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忍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君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

淮亦未必  
有意欽欲  
以名義相  
制或可以  
激動之耳

忠肝義膽  
貫金石而  
耀日月

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王室。掃除奸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况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為也。况當塗之士。即軍屯住項。進兵樂嘉。賊眾崩潰。多所斬絕。直當長驅。徑至京城。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解。小人還頃。孤軍無繼。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顛躓。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



讀此而不  
洒然流汗  
飛然揮涕  
者非義士  
也

快。心。復。君。之。雖。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  
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杼。白。檀。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膺  
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  
接。遠。同。一。勢。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已。有。公  
侯。必。欲。共。雪。國。恥。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  
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乃。可。克。定。耳。深。思  
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吳。蜀。兵。合。一。舉。掃。平。與。周。召。同。封。  
以。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  
忠。心。時。望。嘉。應。書。未。至。而。淮。已。卒。欽。未。之。知。也。此。役。也。君  
子。謂。毋。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

必欲奉事  
舍此計無  
繇

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  
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毋丘儉。  
可謂能不愧也。

評曰。魏得國數世。恩澤入人。已深。故一時忠義之士。感  
憤而起。毋丘再舉於淮南。文欽乞師於東國。義旗所指。  
壯士爭先。事雖不成。亦足褫奸雄之魄。明逆順之理矣。  
然皆以寡謀淺見。輕舉妄動。司馬再勝。益有輕天下之  
心。自是以後。癰疽潰爛。不可復救。豈天命之有在。抑人  
謀之使然也。

曹氏家奴  
報主

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帝側。大將軍之征。毋



魏以不義  
得天下亦  
以不義夫  
之何魏義  
士之多也  
豈非公延  
攬豪傑各  
盡其才亦  
以感知遇  
之恩也乎

丘儉文欽也。入辭。大目以一目眇得字。而眇者見大將軍。大將軍輒怒。不見之。惡其似已也。大目知其意。帝亦命大目避大將軍。大目突出。啓大將軍曰。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可無煩大軍動也。大將軍聽將俱行。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曹追文欽不及。遙相與語。語雖百端。皆說欽降衆人屬聽。不得。不爾也。而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竟不解其旨。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氏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

涕泣曰。北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評曰。天地有反覆。國家有改革。惟人心不死。一點靈明。亘古亘今。無治無亂。不以賢者而存。愚者而亡。大目一家奴耳。感曹氏之恩。不忍其一旦覆滅。且其意思深長。忠悃激切。舉事諸將。皆以輕躁取敗。不能忍耐。復忍數日之言。皆不能及。故淮南三舉。不如殿中一目。

諸葛誕謀  
扶魏室

諸葛誕素有高節。不平司馬氏之僭。每與子弟語及朝事。輒復歔歔。繼以流涕。然有深度。毋丘儉文欽之起兵也。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而不疑已也。然自王凌毋丘儉之敗。益懼不自安。傾帑

誕之初何  
寺深密後  
乃淺露若



此可為痛恨

正氣所發  
天理人心  
之至有不  
齊其中情  
之盡露也  
殺機伏於  
此矣

振施以結衆心。厚養死士數千人。為大舉之計。會吳人欲  
向徐堪。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  
求臨淮築城以備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意徵誕。誕  
至。賈充與誕相見。深說時事。因謂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  
君所知也。君以為何如。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在受魏  
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  
吾當死之。充默然。朝廷由是疑誕。誕亦尋悔失言也。誕歸  
揚州。於是歛淮南北郡縣十餘萬人。揚州勝兵五六萬人。  
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而遣人至吳請救。吳大喜。遣唐  
咨文欽等率三萬衆來應誕。大將軍率中外諸軍四面合

欽欲盡出  
北方人非  
也誕疑而  
斬之亦非  
也皆有敗  
道

以流言而  
使攻以不  
殺而懷叛  
大將軍亦

圍。誕欽咨等。大為禦具。石車火箭。遂燒破其攻具。矢石雨  
下。死傷蔽地。流血盈野。城中食盡。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  
而與吳人堅守。誕由是疑欽。大將軍間言。欽欲殺誕以降。  
誕愈疑。召欽計事。數之曰。汝為魏臣。國亡不能救。儉敗不  
能死。何以自立於天下乎。趣欽斬之。欽子鴛虎將兵在小  
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為用。鴛虎單騎踰城走。自  
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曰。欽罪不容誅。其子固應  
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叛也。乃赦  
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語城中曰。文欽之子。猶不見  
殺。其餘何懼。城內喜且擾。又日。饑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



有父風

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噪登城城內自潰誕遂為亂軍所殺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人比之田橫君子謂誕之敗也漏言於賈充快意於仲若夫謀人而使人知之拙也與人共事而疑之敗也若誕者可謂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

評曰諸葛誕懷忠義之心蘊經濟之畧其沉潜之慮差有可觀如斬儉欽之使懲王凌之敗似能陰閉陽闔疑神定慮一舉而成大事也然喜於好見其長而拙於巧匿其短增兵築城未朝廷之疑正言厲色致賈充之譖此亦蹈前車之覆失先事之幾矣借吳為援欽諮協力

斯尚可以有為萬一獲濟困守窮城互相疑賊以間殺欽敵得為計欽子假手而復仇將士枵腹而待命羽翼既除腹心不動司馬氏高枕而議禪代之事矣諸葛諸人豈能辭其責哉

王經諫誅司馬昭

肝鬲之言可為寒心酸鼻王經蓋忠智俱全者乎

是時威權日去黃龍數見井中帝曰龍君象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乃作潜龍之詩而決計誅司馬昭王經諫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除疾而更深之耶昭在國家如癭者



頸。瘦潰而墮。隨之。禍固不測。宜見重詳。帝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同出討之。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耶。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王沈王業時聞謀。奔告昭。昭已為備。帝遂遇害。沈業之將出也。呼王經俱。經曰。吾子行矣。今日經命盡之日也。經托心腹。君謀不能止於前。君敗不能死於後。尚何面目立人朝廷乎。枕帝股而哭曰。殺陛下者臣也。昭以太后詔收經。經曰。駕出不復。臣固當誅。遂自殺。

拔劍而出 洞胃而歸 陳思之智 太祖之武 諒不如此 當急處之 中而有暇 據之意不 悻以罵 賊不靡 以求生死 節之士多 矣未有若

評曰淮南三舉皆以輕躁取敗可為前車帝乃不勝憤

此從來就 義者也

憤攘臂升車此無異於張空拳而搏猛虎也必無幸矣  
忽在井之告變疎王經之忠謀蹈烈焰而其焚試深淵  
而求溺此匹夫之怒非帝王之畧也鍾士季稱其才同  
陳思武亞太祖得無過乎

陳泰請斬 賈充

高貴卿公之弒大將軍會朝臣議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  
召之顛至告以可不泰不欲往子弟內外咸共偏之垂涕  
而入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昭在曲室泰見之悲慟昭  
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獨有斬賈充少可  
以謝天下耳昭曰卿更思其次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  
遂歐血而出歸語其子弟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

泰不欲往 欲何之乎 進不能討 賊退不能 致節王經 之罪人也



不如秦也

評曰陳泰為魏舊臣受恩深重王室卑而不能振高貴  
弑而不能死但枕尸號哭而已非君亡與亡之義也春  
秋之義為法受惡越境乃免昭也親弑其君乃誅濟及  
充不知更有進於此者濟受命於充充受命於昭蓋不  
言而喻若心之使臂臂之使指今童子相搏告人曰指  
也其人不服曰臂也豈可執泰不能致死以明節又不  
能殺賊以謝帝乃軒然自謂賢於其舅豈不惑乎

陳留王 凡八章

諱真字景明操之孫燕王宇之子帝之弑也司馬昭

立之在位五年禪位于晉封陳留王

王基料御  
由之詐

襄陽太守胡烈表吳鄧由李光等同謀七八屯欲來歸化  
并送質任詔征南王基部分諸將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  
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  
官兵馳驛詣大將軍說由等可疑之狀且曰夷陵東道當  
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背  
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  
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  
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  
乏姜維深入不持輜重士眾饑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



王基老將  
熟于軍政  
成敗之數  
指掌了然  
故其所批  
之堅群議  
莫撓其所  
以卒無輕  
奉之愛而  
享安靜之  
福

吳重兵用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  
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  
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有  
傷威重大將軍得基書意疑尋勅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  
住所在隨後節度基又言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  
國悟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慮不及留侯懼襄陽有食其  
之謬大將軍於是遂罷軍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  
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  
由等竟不降

評曰凡為國家者不可忽內治而貪外利凡為人臣者

不可邀難必而信未然故好大之君唯驚服遠之名而  
忘根本之慮喜事之臣唯伺鄰國之釁而收封侯之功  
由之降不降乃其小者獨動眾求利得償失耗海內  
而事四夷君子有遺議焉王基老成之臣老成之慮故  
策及之

辛憲英三  
論國事

不植爭寵  
惟恐不立  
故不勝其  
喜而不知  
人以下其  
不永無恨  
心也

初帝與臨菑侯俱有寵既而帝立抱辛毗頸而喜曰辛君  
知我喜不毗以語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  
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王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  
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司馬懿之誅曹爽也因爽出閉城  
門司馬魯芝將爽府兵斬關赴爽呼敬俱敬懼問憲英曰



大傳若即  
反與未必  
誅而反有  
辨於天下  
故其計唯  
在誅爽  
誅而大權  
不入其手  
矣

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  
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大抵不得遂爾明皇  
帝臨崩抱太傅臂以後事付之其言猶在朝士之耳且爽  
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  
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敬曰然則事就乎憲  
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敬曰然則敬可以  
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  
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為人  
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敬遂出太傅果誅爽事定敬嘆  
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鍾會為鎮西憲英謂其從子

會有異志  
不入蜀不  
能行其志  
故於此行  
卜之

祐曰鍾一季何故西出祐曰將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  
恣非持父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祐曰毋勿多言後  
會請子琇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  
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不得  
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  
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  
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與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  
憲英三論國事料魏必不久爽必誅會必反皆如其言父  
子兄弟皆不及也

評曰辛女所論者皆國家大事何其言之而皆驗也



以篡盜而得，乘以驕奢而敗。會以縱恣而失，自然之理也。乃論丕而識魏之不承，論爽而知懿之不反，教敬以急難，語琇以仁恕，賢人君子所不能測，然而識確然而譚者，乃出於女子之口，則誠奇矣。

司馬昭策  
鍾會必無  
能為

大將軍欲遣鍾會伐蜀，西曹屬郤悌求見曰：「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今假會十萬之師，厚將得衆，臣竊聞之，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勢，其質愚者，不可與利器。臣竊料會之不反也，大將軍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為天下患，使民不得休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

昭之用會  
如醫之用  
毒取其足  
以已病而  
已

則智勇並竭，智勇竭而彊使之，適為敵禽耳。惟會與人意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當何所能一辨耶？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瞻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厚將崩，卿不須憂，但勿泄耳。及會白艾不執，大將軍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郤艾，但可救會取艾，不足自行。」大將軍曰：「卿忘前日之言耶？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洩也。我要自當，以至誠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曰：「如今遣卿行，寧復疑卿耶？」賈亦無以易

昭之西行  
正為會耳  
悌何以見  
不及此耶  
至誠待人  
之語雖非



本心然却  
傳會得好

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到長安，會果為亂軍所殺。評曰：邵悌之論亦自有策，可以保全人臣。安集鄰國，但謹守意，多畏事，心勝終不足以快喜功之心。而立闢土之業，昭之於會，掌股弄之一開一闔，一縱一收，視之若土龍，若芻狗，未用而先棄之矣。故成功授首國，以永安昭，真有艾兄之風哉。但漢以無罪絕祀，艾以有功滅宗，大功雖成而元氣則索矣。

緩邵以易  
說邵艾

鄧艾當代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護軍。緩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辭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

言：可聽  
艾不能納  
急於成功  
不知明哲  
之道衰哉

遠乎。艾撫然不樂。邵曰：聖人設教，使人常中而不過，則可以永綏福祿而離絕禍患。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言中不可過也。將軍為魏大將，建牙樹幟，二寇屢却，西旄不敢東指，南馬不敢北牧，將軍之名立矣。今又欲提兵伐蜀，蜀漢後也，天下九州，蜀得其一，漢以七州禪魏，而蜀以一州祀漢，漢家血食賴以不斬，百年之木猶憚伐之。武王克商，世不失祀，漢四百年功德在人，存蜀以祀漢，不可乎？必欲滅之，夫以將軍之智勇，指麾可定，百年逋寇，一旦削平，功則高矣，禍亦隨之。君侯獨不見夫芻狗乎？方其未陳，盛以華篋，被以文繡，主人踵步而拜，尸祝索齋以將之，不敢睨



君子鏡古  
而知成敗  
智者觀物  
而知吉凶  
嗟乎艾也  
長於料人  
拙於自計

視也既陳之矣行者踐其首脊柴車礫而過之蘇者取以  
為費而已今君侯已陳之為狗也正礫而費之之時也且  
夫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入焉物之理也功  
高者忌威振者疑人之情也將軍何不反計謹守邊隘使  
蜀不東封侯食邑以遺子孫功且不賞而身安於泰山福  
延於世世豈若以虛名博實禍哉願將軍覽聖人之訓守  
常中之戒處知足之榮遠不止之殆艾曰逐魚者濡逐獸  
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大丈夫既受國士之知當竭命  
效力禍福利害非所計也蜀平艾竟不免如易所占  
評曰是時魏權雖移天命未改艾猶魏臣也乃啣昭私

之意

息效忠竭命必欲取蜀以媚昭附國士之知而不顧殺  
身之禍貪定國之功而不知順逆之理艾之及也非不  
幸也或謂艾本無反謀橫被惡名父子俱戮可為抑惋  
吾獨恨其任私智小忠益昭之強而成昭之篡也且昭  
之並用艾會也非以其相協以其相制也艾豈料不及  
此乎

鄧艾請乘  
取蜀之後  
以定吳

鄧艾既平蜀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  
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此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  
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  
人黃鹽興治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舡豫順流之事然後發



為艾之計。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  
平蜀之後。鮮甲卷之。孫休安已降。以來未服。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  
自中移第。或可庶幾。乃欲留兵。增衛於監。興治此所。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鳩  
以來昭之。疑而致會。之謗也。艾不善居功。宜其反。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  
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  
權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  
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當合權宜。今蜀  
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思鎮定。若待國命。往復  
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  
古皆然。何獨一艾乎。

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  
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  
於國也。鍾會素憚艾。聞艾言。私曰。艾所作如此。艾不久矣。  
君子謂艾可謂知權而不知所以用之也。上疑下忌。身處  
其中。禍且不及。猶緩頰而談弊。吳之策。附大夫出疆之義。  
豈其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所謂目論者也。

評曰。淮陰用左車之計。乘勝用威。未從之國。望風而下。  
正是艾策天下既定。淮陰見族平蜀之後。艾就檻車。其  
受禍亦同。世惜信而不惜艾者。信所事者。漢艾所事者。  
昭也。艾會並有取蜀之功。艾既被收。會亦見殺。其受禍



又同也。惜艾而不惜會者，艾受忠名而會蒙叛號也。雖然，艾於魏不得為忠，會於昭不得為叛。若艾明於逆順之理，會本其光明之心，豈不為一代名臣哉！區區智勇不足數也。

衛瑾走謝  
杜預

初，鄧艾下江由，田續不受節制，遷延不進。艾欲斬之，既而捨之。及檻車徵艾，衛瑾遣續斬艾，臨遣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瑾聞之曰：「瑾誠小人也。今聞長者之命，不俟駕而謝之。」

言自渾雅  
瑾亦善悟

評曰：艾之心事，當時已有諒之者。杜預不言艾寃，而但責瑾失言，其意可知。瑾亦明智士哉！不俟駕而謝凜然，動其良心矣。

鍾會謀起  
兵誅司馬

魏延之策  
正與共合

鍾會既以計殺鄧艾，獨統大眾，威振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盡在已手，遂有異志。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而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計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大將軍報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呼所親語之曰：



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我欲持此安歸乎。評曰。鍾會此舉。惜乎其不光明也。凡興師動眾。最難出名。會欲謀誅司馬。其名號最正。然須曉然檄告天下。為魏乎。為漢乎。如欲興漢。為得上策。當與諸葛姜維齊名。其次莫如扶魏。亦不失為王凌諸葛誕輩。乃恃其大眾。私為已有。志在進得天下。退作劉備。此其所以不能號召人心。而卒為亂兵所殺也。

向雄收葬  
鍾會

鍾會既殺功曹向雄。收葬之。大將軍召而責之曰。往者王

雄非但辨士亦義士也。司馬不殺向雄。伯皆見殺。王允亦是以規二人之量矣。

經之元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玉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下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皆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懟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忍哉。大將軍悅。宴談而遣之。君子謂伯茂勇於義矣。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葵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為死。而往非存生也。况使經會未死。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主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昭



也加禮而遣亦不可謂非日也

評曰田疇之吊袁尚伯皆之哭董卓向雄之葬鍾會三人者皆死見交情義先急難然事同而禍異彼斃首而不免此談笑而麾之豈三子有幸不幸亦以見開創之洪襟君人之弘畧矣允也忠不全國智不保身即無伯皆執筆千載而下猶想見其淺衷褊度也

豎之次陳梁公漢帝不問今豎會頭以辨豎子也

鄧太史評選三國策卷之七

汝郡方叔劉宣化述

金陵龍泉唐廷仁校

吳

武烈帝 凡三章

諱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漢末之亂起義兵討董卓拜破虜將軍卒子權立為帝謚武烈皇帝

涼州之亂董卓討之無功詔遣司空張溫將軍而西溫表堅參軍而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至溫讓卓卓語不順堅時侍帳下耳語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

孫堅請斬董卓

自古英雄每相忌殺



卓時偏將耳其禍心已藏惡機已伏故堅一見而思之曹公欲斬二袁程昱請圖劉備關羽請殺曹操皆有先兆豈非一時之雄傑也哉

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振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比無禮，一罪也。涼州跋扈經年，當以時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伏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持疑人，堅因起出涼州。聞大兵至，黨衆解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即後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

義兵堅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

評曰：堅有明識，法令不阿，數卓三罪，凜然大將登壇，但罪未至死，特以召不時至之故，斬之。此溫之所難也。設當時溫用其言，止於令行法信而已，至於後日為患國家，乃知殞豕之計不行，而進狼之禍獨慘也。堅之明為不可及矣。

孫堅斬南陽太守

孫堅舉兵誅卓，至南陽，衆數萬人，檄南陽太守張咨請軍糧。咨曰：堅鄰二千石耳，與我等不應調發，竟不與堅。堅欲見之，又不肯見。堅曰：我方舉兵而遂見沮，何以威後？遂詐稱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而遣所親人說。







觀者也

種而踈間者卓懼使使求和且懼以利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耶

評曰董卓作難山東俱起所宜協心事乃有濟術信間而解縱堅孤軍而無繼卓於此時不愛金寶廣設間謀此陳平所以踈楚而成漢也諸將既合乃遣使懼利豈能得意哉雖然堅起義兵必不肯與卓和也

長沙桓王 凡九章

諱策字伯符堅之長子封討逆將軍卒弟權立為帝追封長沙王謚曰桓

張紘定策於江東

於時郡國推眾營私策欲矯其所為入據王室若如其志諸臣協而輔之漢家興於再造孫氏世為忠臣豈不盛哉乃勸以割險自秘遂

張紘好竒計吳侯數詒之從容謂紘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雋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定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就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然後乘變而動進爭天下君以為何如紘曰君不見群鷺之逐食乎數鷺爭一螺既不能吞又不能舍終日不得飽其他鷺厭虫蝦而休於水之干相與笑曰彼鷺大而失小也天下紛紛何時能一此群鷺逐食之時也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資收合餘兵東據吳會依長江之險兼荆吳之眾誅除群穢報雪血讎世世稱孤為國外翰功業侔於桓文何必



使九州幅裂南北分王統實尸之矣

進爭天下而又必不得乎策蹠而謝曰先君棄孤不習師保之訓闇於大計今上客惠孤敬聞命矣於是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授策還保江東始有雄據之志由是轉關千里跨有二州卒成鼎足之勢統實啓之

評曰孫策承乃父之業有援國之心乘機相會進窺神器其志誠大矣諮乃教以割險自據保有江東諮策一定遂開鼎足之業孔明未出茅廬而知天下三分魯肅未至江東而知其有王氣卒如其料諮之明豈在二公之後乎抑三百分王之識從古識之乎

孫策遺書絕袁術

袁術僭號孫策謂其群下曰可以絕矣諸侯戮力藩衛王

歷數卓行開關以來未有之惡然不敢議禪代術何心乎

室忠信為主義以行之皆盟不信專欲不義忘國不忠尚何恃焉乃遺術書曰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何者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日傳大計為之悚懼旋知貢獻不失萬夫解惑頃又建議欲尊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撫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舉義兵天下響應者以卓擅廢置醜太后害弘農畧蒸宮人發拙園陵暴逆至此故諸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魚蒲交切又披教切休虛尤北幽劉繇由同決居月力江渚劉備爭盟淮隅



是以未獲承命。秦弓戢矢也。今備繇既破。曹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還以自取。失海內望。一也。昔湯伐桀。武王伐紂。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無過而奪之。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士。當邊地勁悍之虜。斯須游魂。今四方皆玩敵。而便鬪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世之紛脅。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湏天贊與人力也。白鳩發祥。赤烏見瑞。星聚告符。

策書雖絕  
術其實言  
言忠告術  
能所之豈  
至為子陽  
之哇遼東  
之丞我

神光載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秦莽之後。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讖。而欲一旦奸命。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勝籍莽述之後。皆南面稱孤。卒莫之濟。帝王之位。不可橫異。五也。主幼權移。若除其偏。去其梗。可望中興。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而自受旦奭之美。豈不光明。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劉宗以紹漢統。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勢所歸。天下莫比。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以扶國家之顛頓。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

劉宗紹統  
策之言可  
對天地推  
不能奉策  
之志乃摧  
備以目強  
嗟嗟伯符  
固漢之忠  
臣也



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不乘而取之。二者殊數。不可不察。七也。所貴聖哲者。審機宜。慎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先衆人之心。公義不可私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惑圖緯。而牽引非類。比合文字。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弗從策。遂與絕。曹公聞其書。以為忠於王室。表策討逆將軍。封吳侯。

說到九處  
方參破術  
之心事術  
只緣當塗  
之識誤以  
為應公路  
之字耳

評曰。袁術非有威力信義。足以脅服天下。號召人心也。謬以公路之字。妄應當塗之文。遂妄自尊大。不知其不可耳。孫策援引古今。責以大義。術雖不聽。而其忠義之心。亦足自暴於天下。袁紹欲立東帝。而術拒之。欲為自規之計。策得無其遺意乎。乃其所陳九策。利害較然。則斷斷乎不易之論也。

太史慈義  
報孔北海

太史慈避讎亡命。北海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非有結分之素。汝行我居。瞻恤獨至。過於故舊。今為賊圍。汝宜赴之。慈遂至圍所。伺隙入見融。求兵出斫賊。

慈請斫賊  
其勇可知



北海慮慈輕用其勇也故請行不許不知此乃所以許慈也抑其輕刺之氣而啓以沉潛之思故能卒有成功北海誠有造於慈矣

漢末重名融祇以虛名相取遂托腹心先

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無至者。而圍日偏。融欲告急平原。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急矣。願府君無疑。融然之。於是計出。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取。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

主一聞孔北海遂舉兵相助紛紛擾擾奔走於其中也

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歛容歎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解圍而走。融益奇慈。曰。吾之少友也。慈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

評曰。古人以名相取。甚執其感之神也。北海傾意於慈。母豫州慕義。而發兵。皆不假紹介。無俟左右並義形於傾蓋。信立於刎頸。名之感人。至於如此。信夫里巷之人。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後世。蓋有為而言也。

于吉有仙術。諸將吏皆事之。見之於吳侯。吳侯曰。若何能。吉曰。吾能興雲雨。走沙石。驅虎豹。蛟龍。助君之靈。呵護將。

孫策誅于吉



漢以少牢  
起江東  
即有迎帝  
之計出乎  
袁紹劉表  
之上使其  
不死功名  
豈在權下  
我

士侯惡其言大且惑衆也時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侯  
陰欲襲許迎漢帝部署已定無知者問吉曰若知吾所向  
乎吉曰知之然將軍已在鬼錄柰何襲人侯心惡之曰明  
日更來見會大旱所在熇呼木厲吳侯集諸將吏賓客禱  
祀山川吉後至諸將吏賓客望見吉皆前迎拜之掌賓者  
禁呵不能止怒曰我不如于吉邪而爭趨之趣促同令收  
吉諸將吏不能得悉使婦女入見侯母請救之母謂侯曰  
古者天子問百年禮黃髮敬齒而尚壽聖王之教也今吉  
已耄禮不加刑且罪不及死而戮之不祥侯曰此子妖妄  
能切惑衆心遂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拜

策之誅吉  
權之廢溫  
皆惡其惑  
衆而傾人  
也大抵英  
雄之士皆  
有却慮若  
此二子可  
無慮也

之不可不除諸將復請侯曰世豈有神仙此甚無益但諸  
君未悟耳遂引出吉呵問之曰天旱不雨孤自早出而卿  
不同憂戚作鬼物態敗吾部位今當相除令人縛而暴之  
若言能興雲雨日中雨者當不死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  
合比至日中大雨諸將大說以為吉必見原吉獨曰不然  
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吾死矣侯果惡其術之驗也曰天  
不棄孤而降之雨不可無報其以吉為犧牲即趣斬之諸  
將不謂其死也而云解去吳侯未發果為許貢客所害如  
吉言諸將吏益信吉復祭祀之

評曰策之誅于吉也惡其得衆心耳江東初定君臣之



分未正也。人心易於興亂，左道易於惑人。自古假托妖術，欲以舉事，因而煽動四方，簧鼓天下，枝蔓難除，潰爛不救，往往而是。策蓋慮之熟矣，故決意誅之，而不疑以為闕疆土，治國家可無于吉。此輩他日之患，有不可勝言者，豈真謂世無神仙邪？諸將吏而止，欲神仙吉也，無煩誅矣。

太史慈歸吳

吳侯畧揚州，太史慈時從遼東還揚州，刺史劉繇使慈偵。正視輕重，慈單騎出，突遇侯。侯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侯對，侯刺慈馬，而墜得慈頭，上手執。慈亦得侯兜鍪。會各兵騎來赴，於是散去。後慈

稱丹陽太守，為衆所附。侯自討之，下令曰：「今日與慈搏，軍中毋得伏機，務生得慈。」慈敗，果為所執。將至帳下，引見。侯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音志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侯大笑，延入坐，諮進取之術。慈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侯曰：「卿昔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鈞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也。卿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勢難復合。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而更疑慈不來，侯長跼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諸將皆曰：「此所謂縱魚還壑者也。」侯曰：「子義，青州名士，以

慈所言皆至計策一聞而信之可謂推心置人之腹中此豪傑之所以用命也



信義為先。終不欺孤。明日大會。諸將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侯大悅。曰：我固知子義不失信於孤也。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君子曰：龍欲騰翥，陟慮切必階尺木。吳侯之謂也。鳳之舉矣，翔而後下。子義之謂也。

評曰：三國角立，務收英雄，唯恐其後也。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太史慈義烈，素聞孫策生而致之，縱而來之，解縛以示息，立竿以昭信，二人相與其從容之度，感慕之誠，豈假浮言，執故策，立開基之業，慈亦有定國之勲，非偶然也。

步騭忍小耻而就大

步騭避亂江東，窮困彌甚，與廣陵衛旌善，俱以種瓜自給。

事

焦生妄自尊大，折辱必折辱而後見其後也。必其後而後能受折辱也。步騭胸中闊，落落視人，何足介。焦如醉，意此其所以卒立功。

晝執畚，音本，揅夜研道，蒞會稽。焦征羗，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獻瓜於征羗。征羗方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羗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騭辭意自若，征羗作食，身享大案，箝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去。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旌曰：貧賤果何常。焦公無禮，豈以吾等無方尺之刃乎。騭責之曰：我與若周旋，苟全於此，實欲區區審度於時，變歸。



名也

分於君子柰何輕一死乎。旌亦悟當時人比二人為張耳陳餘。以此定其優劣。

評曰：豪傑之士，類堅忍耐折辱而不耻，忍小忿而就大事也。故淮陰其出於跨下，張耳抑忿於獄吏，卒為王侯，步騭為得此意而旌，乃快於一擊，以身博禍。豪傑之與凡庸，其見自不相及也。

橋公二女

橋公二女皆國色。相者曰：二女當大貴大者妃，小者夫人耳。然皆不得偕老。周瑜從吳侯渡江，瑜與侯同年，又善。吳人皆呼為周郎。侯謂瑜曰：卿未有室，當求天下國色以配英雄。瑜對曰：昔人有言，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侯大笑，乃為

雖述古人之言氣則

策待瑜之厚過於骨，向此其所忠也。

瑜治館舍，給鼓吹，入声多所贈賜。下令曰：公瑾英雄異才，與孤有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人為侯言橋公女有妃嬪之表，侯曰：孤終不愛美色，自奉而使公瑾不得佳偶也。人言橋公有二女，侯大喜，自納大橋而致小橋於瑜。常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以歡終執。臣節游言所不能間者，雖其忠義性然，亦感推女之分也。侯與瑜俱不得壽考，如相者言。

評曰：三國之時，君擇臣，臣亦擇君。孫策立國於江東，周瑜效命於孫氏，相得之歡，亦不異先主之於孔明也。瑜



虞翻說華歆

有無家之志策有推女之恩兩不相負策雖不終瑜之事權如其事策世謂權能用瑜不知瑜之報策者深也吳侯討黃祖軍還欲過取豫章諸將入見問兵所向吳侯皆遣出獨留虞翻計事謂之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吳敵也且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所傷多矣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奉命輒行徑到郡請被禱居侯葛巾與歆相見謂歆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怯孰與鄙郡歆曰不如也翻曰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楊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嬰

策有由豐之威歆有北歸之志翻非能區

以威特授其志耳

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大軍已次汝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侯乃進軍吏民莫知歆意一郡大恐請出郊迎歆曰吾雖劉刺史所置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請恐死有餘責矣功曹孫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會稽衆彊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歆竟不出迎侯軍稍進官屬復白既不出迎請發兵拒之弗聽及侯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軍歆大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復白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侯曰子魚長者待以上賓之禮義士聞之皆長歎

讓城不拒見我之明閉閣不近自重之義



息而心服討逆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河南者甚衆益思歸討逆矣

評曰為國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臣之職也奉檄而降望風而下城守謂何然審時度力全身保民明哲不廢况外迫乘勝之威內有北歸之志故不忍爭城以殺民而欲引去以明讓若其降而不迎賓而不臣則又高士之槩也

賀齊討山賊

賀齊為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常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器無毒

此見道分明處不謂齊也武人乃能直此

之物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之器乃多作勁木白楮選健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楮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卒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公為乃自歎曰今而後知人之聰明智慧金之刃蟲之毒也禁之所自致也墮聰明黜智慧則人安所施禁也

評曰賀齊此策詐也賊術善禁我氣盡奪故設為白楮之計以作三軍之心健卒先登乘其不備是勝之由耳黜聰墮智則誠美論進乎技矣

大帝一九十八章



諱權字仲謀堅之子策之弟策卒拜破虜將軍封吳侯進封吳王後自立為帝在位三十一年崩謚曰大

皇帝

張昭說吳王罷哀

吳侯創甚謂張昭等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

可謂自知亦可謂知

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以授權權哭未及息

弟設有自私之意舍弟立子豈能開江東

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故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

數世之業

欲違父時不得行也方今姦宄音軌競逐豺狼滿道乃欲

昌邑以不哭而去位

哀親戚顧禮制寢伏哭泣肆匹夫之情是猶閉門而揖盜

孝廉以罷哭而開基

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其服扶令上馬使出巡事昭言於

一當承平之時一當

眾曰江南有主聰明雄畧不可欺也若輩善事之是時天

權據之際

下英雄布列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

霍光張昭所見一也

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皆謂權可與成大業曰真吾主也於

是士爭附焉初劉琬至吳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尤

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

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而年又最壽張昭周瑜深以為然

評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是時江東初定君臣之分未固倘一動搖人心洶涌卒難收拾父兄百戰之業一旦



而隳故討逆。忍創而托國。仲謀易服而行軍。皆昭等左右其間。君臣如此。此所以卒開吳國也。

張紘計歸吳

初張紘奉章詣許討逆。送之曰。北朝留鄉。誰復與孤共定天下。紘曰。度臣之才。必留。度臣之才。必不能留。遂往。曹公知紘可與計。乃優崇紘。而留為侍御史。紘心戀舊主。而外結曹公。時進密謀。日見親信。會討逆薨。曹公欲因喪伐之。紘曰。不可。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表權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紘思歸益急。因言於曹公曰。將軍既表拜權。權必感將軍。而思戴天子。臣請往覘權。以天子之命。將軍之重。權必聽臣。而

或謂公知

紘必歸故

縱而遣之

恐或不然

紘所言皆

必然之畫

有可所之

理故公慨

然從之從

其為智也  
何必過為  
神明之說

內附。是不折一兵。不費斗糧。而坐有三郡。將軍雖失。臣數輩何損。而可以坐有三郡。將軍何愛一人。而委三郡也。昔張儀請出相楚。秦從其計。卒以弊楚。將軍何不遣紘。而今歸命將軍也。曹公然之。出紘為會稽都尉。吳主迎紘。執其手曰。子綏可謂不食言矣。

評曰。古人之義。不以死生易心。去就改節。策已死矣。而心不忘權。魏已寵而用之矣。而心猶戀吳。雲長立節於先。主張紘歸命於東。吳並有古人之風。曹公明智。遣紘不疑。即其遣羽之意也。公每以忠義激勵人心。亦其馭世之術乎。



主簿徽不殺盜男子

徽之救盜  
男子也豈  
適望其報  
效之若此  
我亦見國  
弱兵必增  
一人則得  
一人之力  
耳處衰亂  
之世戰爭  
之時封殖  
培養當如  
是也

徽有才辨。吳主召署主簿。徽常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徽問何罪。云盜錢。問盜幾。云百。徽呼營軍曰：住住！須臾馳詣闕。啓吳主曰：方今蓄養亡衆以圖北虜，此兵健兒而所盜不多，且饑寒切肌，欲不為盜，勢不可得。此必賞恤不足也。柰何誅之？吳主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吳主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孤行，拜輔義都尉，而盜錢男子請與俱。至北，與曹公相見。公且問境內消息。徽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曰：孤與孫將軍既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豈欲敗吾盟邪？命左右收徽。男子拔劍

而言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同盤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况今通好安得無禮？所謂十步之內不得恃衆也。公大笑曰：壯士厚待遣還。吳主問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揣摩。然徽潛采聽，方與袁氏交爭，未有他意。男子立階下，厲聲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將軍宜為備。吳主喜曰：此向盜錢兒也。不意乃爾。

評曰：三國唯蜀最弱，才鮮上國，而馬騶彭萊劉封輩皆以誅死。李平廖立輩皆以廢死。百世而下猶有遺恨。故策於主簿徽獨致意焉。國家用人如輪材，尋丈之木不



魯肅論江東必興

以數尺之朽而廢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可也

魯肅好奇計。知天下將亂，乃招聚少年，給其弓馬，往來南  
 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  
 此狂兒，滅魯宗者必此兒也。獨居巢，長周瑜。一見奇之，後  
 權傑竝起，中州擾亂，袁術聞其名，署東城長。肅謂其屬曰：  
 中國失綱，寇賊橫暴，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吾聞江東沃  
 野萬里，民富兵彊，望氣者言江東有三百王氣，此其時  
 也。諸公寧肯相隨，俱至其地，以觀時變乎？其屬皆曰：唯命  
 乃使。幼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人，行州追騎至。肅等  
 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寺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  
 明處若燭，照數計此，其不可及也。若情然，

不知所從，失身非人，何以立功名哉

曰：今不中當與若俱還耳。連發三矢，矢皆洞貫。騎既感肅  
 言，又度不能制，遂不追。肅渡江，會討逆已薨。討虜初立，  
 瑜謂肅曰：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吾聞先哲有言：承運  
 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曆數終，構帝基以  
 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也。因薦肅才宜佐時，  
 當加延納，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討虜即見肅，亦雅奇之。

評曰：秦皇東遊，以厭氣。呂后望雲而知處，故真人生而

靈應至，都會啓而王氣先。如魯肅董扶，初若荒唐，後則

著龜乃知天地之氣，有開必先明。智見於未然，豪傑視



之去就

魯肅初見吳主

魯肅初見吳主。吳主獨引肅合榻對飲。因密咨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鼎沸，孤席父兄餘業，思立桓文之功。幸君儼然

惠而顧之，此天不棄孤而啓之衷也。計將安出？對曰：昔高

策權之意本欲誅操

帝提三尺橫行天下，顧不自即立，而區區欲尊事義帝者，

輔漢立桓文之業張

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將由得為桓文

昭輔之志協謀同張

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

紘策之於先魯肅策

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不小。何者？北

之於後邊據江東鼎

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未遑南爭，將軍乘一旦之暇，勦除

分天下矣天子孤懸

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息兵養衆，招納豪

吳有八而

傑，國固民附，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吳

祚之移張魯二子不

主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如君言非孤所及也。張昭

能辭其青吳之忠漢

非之曰：天命未改，將軍以輔漢為言，忠義猶可以激揚天

之賊也

下。何桓文之不能為如欲建號帝王，是授敵以辭，而以不

順率天下也。曹公所不敢為者，而將軍欲為之乎？肅年少

計疎，未可大用。吳主外從公義而心然肅計，賜肅母衣服

幣帳，居屋玩好，富擬其舊。君子謂肅投足江東，而三分天

下矣。評曰：孔明未出茅廬而知天下三分，世多竒之。魯肅一

入江東而知天下鼎足，其見豈在亮後哉！或以輔漢誅



操名義為正故多昭而少肅不知漢不可輔操不可誅  
不如據險自守進規天下聖人不能為時豪傑審其所  
處

○全琮市義

孫將軍渡江全琮舉兵先附。琮常使子琮齎米數千斛往  
吳市之。琮臨行啓琮曰。今天下大亂人心未定。大人坐擁  
專城。以此數千斛為貴富而已也。抑以資天下豪傑共成  
功名也。琮曰。與其苟貴富而已也。不若立功名。琮乃往。琮  
至吳。以所市非急。而四方士大夫避地於吳者。方有倒縣  
之患。隨意賑贍。須臾俱盡。空舟而還。琮大怒曰。我命汝市  
今所市者何也。琮頓首曰。為大人市義耳。雖然。非琮敢專

琮直傑士  
背父為孝

散粟為義  
所見者大  
所惜者小  
此亦可與  
語權者也

也。琮臨行啓大人曰。今天下大亂人心未定。大人坐擁專  
城。以此數千斛為貴富而已也。抑以資天下豪傑共成功  
名也。大人訖然曰。與其苟富貴而已也。不若立功名。琮得  
命乃往。今四方士大夫避地於吳者。方有倒縣之患。故隨  
意賑贍。須臾俱盡。不及啓報耳。而大人反怒何也。雖然。天  
下豪傑必慕大人之義。爭求識大人。更倍於數千斛矣。琮  
以此竒之。卒之子璜聲名在父上也。

評曰。古有厚施得國。散財聚士者矣。孫權好察多忌。于  
吉以惑衆心而誅張溫。以收人望而廢琮。當擾攘未定  
之日。而欲收豪傑以為名高。其亦幸而免也。少年輕舉



不及乃父遠矣

步騭斬蒼梧太守

步騭徙交州領武吏千人便道而南蒼梧太守吳巨者劉表所置也騭至上印綬降然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揣知之謂左右曰南土獷悍不斬斷無以立威於是降意懷誘請巨相見巨疑不來騭報曰奉兵遠征足下最先歸命實氏之於光武不復是過今雖城池不動吏民如故然大軍將至遠近騷然今且擊牛治酒為足下鎮驚耳又使人說巨曰既名降附當脩主客之禮客從遠方來主人不出恐反相疑巨然之遂將精兵五百人詣騭營騭數之曰猾賊敢懷首鼠其斬以徇軍以為降而二者戒於是威聲大震

騭能忍於其令不能忍於吳守何也方其依人為命則隱忍以自全及其大權在手則斬斷以行法時不同也

交廣之間相率供命南土之賓實自騭始

評曰南陽拒命破虜斬之東國是建蒼梧懷二步騭斬之南土用賓皆以斬斷立威慘尅立法漢祖入咸陽光武平河北並以不殺為恩豈其獨昧此乎

魯肅說吳主吊劉表喪

劉表死魯肅說曰臣聞吉則相賀凶則相吊敵國之禮也今荆州新喪臣請往吊且以觀變夫荆楚與國接壤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谷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帝王之資也然二子不相能軍中諸將各有彼此琦琮俱庸才詐不及譚悍不如尚其不能相攻明矣勢必依人乃能自立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

肅知備英雄可與共治曹操故吊表之請



非以荆州為利實欲與劉備為援乃琮不能守肅知之矣肅知大計張昭以下皆不及也

表備必相圖。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力，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肅請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又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先。吳主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荆州，晨夜道比至南郡。而志子琮已降曹公，備在表所，亦有勸備因而取琮者。備不忍是時英雄之士，皆欲乘表之喪，取以自益，惟曹公之智獨早也。

評曰：魯肅非獨忠於吳，且忠於漢也。觀其吊表之請，非但因喪而觀變，實欲協備以攻操。至於借荆州存關羽。

朱治遺書孫貴

始終此意以為天下大勢，可以拒魏者，此二國也。而權闇於大計，襲羽取荆，自壞其藩籬，且其以此短肅也。

豫章太守孫貴女為曹公婦，曹公破荆州，威振南土，貴懼欲遣子入質。時朱治為九真太守，遺貴書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八郡。特以君侯有骨肉之親，國家思盤石之固，故表朝廷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用濟世務，軍眾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業，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

孫貴本揚子曹公之



必能定天下故決計入質以為功名可成富貴可保此其本謀耳一聞朱治之言乃托為婚姻之故妄引漢宗室故事何其詐哉

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撫然今曹公阻兵傾  
無煙城邑空虛道瘞相望士歎乎外婦怨乎室以此料之  
豈能越長江與我爭舟楫之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  
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  
子改慮易圖失機毫厘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得書恍然  
若失立報治曰鄙人遠在僻陋不聞君子之教幾以兒女  
子之故傷國家大計君侯惠而教之敬聞命矣遂不入質  
而謂其妻曰曹公必不輕若女若無以為念強如漢宗室  
嫁女烏孫也

評曰是時北方多事戎馬在郊士大夫皆避地江南故  
朱治述道路之言極悽惋之狀非虛語也其譽吳則或  
太過欲以感激人情不得不爾

周瑜不肯送質

曹公仗義征伐誠不可拒然不過挾天子為名而成其私耳瑜

曹公新破袁軍兵威日盛下書責吳質子吳主召群臣議  
張昭秦松等咸言當送質吳主意實不欲送而撓於群議  
念群臣莫可與計者乃獨將瑜詣母前諫瑜曰昔楚初封  
於荆山之側地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  
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  
之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  
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



之言是也  
六曰若曹  
氏能率義  
以正天下  
事之未晚  
則瑜亦未  
嘗全志漢  
也欲俟時  
而觀其會  
耳此策一  
定江東漸  
強鼎足已  
成矣瑜之  
功豈可誣  
哉

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疋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送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兄事之吳主以母教示群臣群臣莫敢有言送質者矣

評曰江東立國全係不送質一節曹公既得荊州順流而下勢不可當若質一入其勢必披周瑜首建此策將

相協心計謀日出燒舡走北次第而舉矣

魯肅說吳主拒曹公

曹公會獵書至諸將皆懼皆歡迎之肅獨默然吳主曰子

敬何獨無言肅激說吳主曰彼曹公者嚴敵也新得荊州乘戰勝之威因順流之勢克可必也不如迎之不然將危

吳主曰子敬亦為此言邪肅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不如

遣兵助劉備必欲迎肅可迎也將軍不可迎也何以言之

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

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足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

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今劉備住夏口其臣諸葛亮者

可使謀關羽張飛者可使戰且操書言水步八十萬此虛

古之君臣相與以成大事若此之難也肅與推豈不相知肅之拒操瑜又協謀猶恐其言之不從而計之不效也激之於前說



之於後若  
夫君臣相  
得如流水  
轉圜不言  
而喻豈不  
難之難哉

張耳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  
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以疲病之卒御狐  
疑之衆雖多不足畏且戰於阨塞之地無庸多為也吳立  
太息曰諸公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  
天以卿賜孤也卒破衆人之議成走操之名肅之謀最先  
定也

評曰赤壁之役始於魯肅成於周瑜黃蓋程普與有謀  
焉然非孔明激之於先飛羽扼之於後安能成功之速  
哉則肅實經營之矣

周瑜定計  
擊曹操

吳主既納魯肅之計議者猶曰曹公豺虎也託名漢相挾

盈庭難辨  
築舍難成  
似此之言  
豈不可聽  
權能熟之  
真英主哉

天子以征四方借辭朝廷號令天下今日拒之於事未順  
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  
劉牧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  
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  
不可論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  
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  
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  
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  
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音亦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舟楫  
乎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捨鞏馬

凡師之道  
最難出名  
明其為賊



國乃可洋  
周瑜名魯  
操為賊我  
氣自倍水  
陸不敵勢  
之常也

伏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  
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固兵  
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  
五萬人進住夏口為將軍破之吳主曰老賊欲廢漢自立  
文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  
孤與老賊勢不兩立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評曰曹公雖強舍陸趣水失其長技故瑜料其必敗而  
決意拒之然非權納其策幾搖於眾議矣拔刀砍案其  
氣魄蓋雄歷一世哉

黃蓋計燒  
北軍

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舡艦首尾

南北相拒  
用奇之時

也以公明  
智而蓋策

洋行首公  
自信威行

天下二袁  
授首劉琮

卸壁望風  
危解不攻

而自破若  
相踵也故

不竟為蓋  
所詐耳

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載枯荻其中灌  
以魚膏赤幔覆之上建牙旗而先書報曹公曰蓋受孫氏  
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  
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  
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褊懷淺  
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  
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  
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  
後也至戰日曹公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時東南  
風急中流舉帆因風縱火燒盡北船是時烟炎漲天人馬



燒溺北軍大壞曹公退走蓋本謀也

評曰瑜肅計合吳蜀縱成然多寡異形士馬不敵於斯時也黃蓋出其奇謀北船歸於一炬乃知一將成功群策畢舉也

吳主下馬迎曹肅

初曹公之東下也衆人皆恐獨魯肅勸追還周瑜與共定計吳主曰衆人之議各有異同惟卿與公瑾謀合孤意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異日何以顯卿子敬曰將軍禽操歸而獻俘群臣畢集將軍一下馬迎肅肅頓足矣果破走曹公肅乃先還吳主大會諸將肅後至肅將入拜吳主望見肅來下馬迎肅左右以為殊異吳主謂肅曰今日孤持

維時吳之君臣志得意滿江東之業定於此矣

下馬迎卿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莫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加四海摠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吳主撫掌大笑有一人從旁私曰使當日不假東南風吾輩議迎者不當上坐邪評曰人臣效忠立計皆分當為肅雖破魏存吳功則高矣乃誇耀於衆庶要激乎主上肅稱長者此一節所不滿也

周瑜謀制劉豫州

吳蜀合謀攻破北軍先主說曰荊州必爭之地江南所以得用其險者以荊水制其上流我得則易守彼得則易攻今操雖敗去勢必復來若假備一軍得與操亢將軍得以



以荆州借  
博則備為  
北藩誤北  
方有事備  
先受敵而  
計商見其  
大矣瑜欲  
私其疆土  
獨與北抗  
豈不難哉  
乃其畏備  
如虎可謂  
知人

休兵息民長無北患矣吳主以問魯肅肅曰可將軍雖神  
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  
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吳主乃以備  
領荆州牧治安周瑜聞之歎曰此所謂資越人以舟楫  
也而假之順風將一夕千里乃諫曰大牛之為胎也細若  
鼷鼠劉備雖弱懷梟雄之資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  
非父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  
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  
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  
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吳主恐難

此君人之  
言君人之  
度  
公亦可謂  
畏備之至  
英雄相忌  
至于如此

卒制如瑜策報瑜曰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有分肉  
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今曹公  
在北方當廣擊立開切英雄共圖大事且端未見而逆之  
不祥人歸命於我而幽棄之聞者解體有公瑾在不足憂  
也卒與之曹公聞之方作書落筆於地

評曰肅與瑜其智同其忠於吳又同而所見不同瑜知  
有吳不知有漢肅存漢亦以存吳瑜於吳若利而實深  
有不利也肅於吳若不利而實深有利也瑜策之美權  
不之從猶有君人之度也

蔣幹說周  
瑜

曹公聞瑜有美才而年少謂可游說動也乃遣九江蔣幹



往說之。幹與瑜同鄉善。幹私行詣瑜。瑜迎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聞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何云說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紘，賞音足知雅曲也。幹曰：雖然，吾不能說子然，說有利有害，吾便來作說。安知非足下之利也？子獨不見河干之樹乎？舟檣慈良切，星其枝，洪濤蕩其根，而童子又折以為鞭箠，主葉切。此非與人有怨也。所託者然也。華霍之檀，樂嵩岱之松柏，下根通黃泉，上葉干青雲，猿猱巢其巔，而虎豹窟其窟，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非與人親也。所託亦然也。足下度曹公與討虜孰彊，且大討虜。

史稱幹不發一言而此何津、說之多也聽不聽任

瑜言不言在幹豈有受命而往越江而東不發一言而返乎史失其傳裨官小說亦謂是者

以一溝水自限，以大勢會之，足當中國之一郡，以足下之才當興復漢室為國元勳，奈何從蕞爾國立功名邪？足下今日改計曹公，明日必解大將軍之印綰，足下之肘。蕭曹賈鄧讓勲足下矣。瑜曰：江東雖小，帶甲百萬，擁地二州，討虜席父兄之烈，豪傑歸心，三軍用命，進可併兼天下，退足鼎立一方，何地不王？曹公挾天子以令諸侯，詐取人國，我何面目而北面之乎？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鄴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公曰：即如卿言，外寬內褊，英氣盡。



露恐不父泰山治鬼耳不足慮也

評曰瑜之致身孫氏生死不移誠足以貫金石而動鬼神設曹公有輔漢之誠漢家有中興之會權且終不能拒命江表瑜豈能效節私家乎抑窺操有自規之意故拒之堅耳

呂範勸吳侯晉劉備

劉主詣京來見呂範說曰備昔窮蹙歸曹當時不有勸曹圖備者曹公方事袁氏恐失天下心備覺而去備真猶虜可謂料虎鬚者也操亦尋悔追之弗得今自來詣是天以授至尊也備若不死終為國禍今若圖之不過一武士之力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懸

呂範誠者先見料備知其始終然其蜀吳足以強吳而存備乃足以支魏範不知大計曹備資範遠矣權從肅而不從範未為無見也

雞切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其燔孟諸而炎雲臺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不如除之然後西窺巴蜀竟有長江以南與曹公中分天下誰得而撓之曹公已失至尊不可再失且貽後悔吳主曰北方未定方與共讎未可圖也範曰即不忍殺之留之不可乎為立臺謝宮沼多置歌童舞女其中備必貪戀而不思去飛羽聞之將自解体内消其雄心而外剪其羽翼此計之上也吳主不能用後討關羽過柴桑謂範曰嚮早從卿計無此勞也今當自取之卿謂我守建業建業東南之本也

評曰呂範劉備之計與周瑜同夫豫州之禡魄於當陽



而寄命於夏口也不見可畏之形而二臣謀之不置者  
可謂先識而權卒不肯加害豈天之所命莫或廢也

吳範論劉  
氏當得益  
州

吳範知風角所言多效時歲在壬辰言於吳主曰甲午歲

劉備當得益州吳主有意窺蜀又以備終不忍取蜀曰恐

不爾也卿試言之範曰益州秦分為鶉首之次自去年以

來其星無光今漸以明方次如故也以臣占之當易王而

不易姓西金方也金生水備命水劉又從金玄乃水德也

木受金克又金水會於鶉火之次故應在甲午也呂岱從

蜀還遇劉主於白帝言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

真人之生  
上應象緯  
理有固然  
乃能分年  
別次毫髮  
不爽術亦  
精矣

全蜀無恙豈得無待將軍也乎吳主喜謂文則曰君言漏

於是矣對曰臣所言者天道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劉主竟  
得蜀如範言吳王驚曰猾虜亦應天象邪

評曰天道人事本自相應且豫州之入蜀諸將効謀衆

心響應何至離落如岱所言或者恐權之襲其後故匿

形自掩而岱為所詐耳然能詐於岱不能詐於範孰謂

人事邇而天道遠也



三國策卷之七終

入軍國而天直也

紀自蘇而盜為刑指平燕指林盜不指指林盜  
以響動而至聽者必為刑言為者必動之藥其對好  
指曰天以入軍本自醉動且蘇所之入國指林盜  
蘇國攻韓言吳王謂曰蘇國亦動天象耶  
林吳吳使曰且刑言為天直而盜故長者入軍平陸王



